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

# 探寻中国经济地理的源头活水

本报记者 刘力源

近40年中国经济空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是我国长时段历史演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文汇报：9卷本的《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经过8年筹备终于出齐。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这项工作，核心及重点研究对象是什么？

吴松弟：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核心是1840年到1949年间发生的、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及其相关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具体而言有三块内容：一是近代经济变迁的过程——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变迁，这是个历史过程；二是空间过程，中国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国家，经济变迁不仅是个历史过程，也是个空间过程，即从何处开始变，朝什么方向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大区域差异；三是提供各区域近代经济地理的简略面貌，包括经济水平、产业分布、城乡状况以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

(下转12版) →

在与历史地理学为伴的几十年里，吴松弟研究过人口史、移民史和中国经济地理。教中国经济地理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差一口气：“讲来讲去都是古代，作为一门学科，怎么能只讲古代，不碰近代？”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由于各种原因少人问津、成果不多。

然而，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是重要的。近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点的经济地理形态，从中可以总结源自中国历史基因上的特色之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区域众多、各区域状况不尽相同的大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就是国情研究，能为中国今日之发展在历史经验中寻找规律与话语。

为此，吴松弟与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20余位长期研究经济地理的学者合作，从2009年开始研究，历时8年，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这部结合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

地理学于一体的9卷本著作，初步形成了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一个新路径——“港口—腹地，中国的现代化空间进程”，“港口—腹地”也是此项研究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正契合了近代中国的发展特点。说起这个研究路径，在吴松弟早年的研究中也找出些渊源，他因写硕士论文《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曾关注过港口、商品生产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的内容，这段思考一直盘旋在他脑海，并随着学力的增长而日渐成熟，为他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近代深度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认识、理解这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发生的巨变及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通过学术探讨实现一定程度的经世致用，是《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编著的初衷。今年，这套书全部问世，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这一研究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

← (上接10版)

谪居南方，俨然是南方护法第一人，可谓居功至伟。但是五台山刻经场因为各种政治抵牾，于万历二十年解散回南，三年后三高僧中另一位憨山德清，因为僧案下狱贬谪岭南，又过了九年，紫柏真可因“续忧危谏议案”瘐死。这其中的起落，在《快雪堂日记》中都得到了或点滴或碎片的体现，保留了一位居士兼清流士大夫的现场观感，也使得《快雪堂日记》成为研究晚明佛教进程重要的一手材料。

## 因缘

研究日记的学者，因长期专注于此，有时候比作者还要熟悉日记中的生活。作者在十数年的记录中，许多人事不过是过眼云烟，很快就忘记；百十年后学者拾了过去，倒翻出一段公案也未可知，正所谓“写着无意，观者有心”。今天从还算完整的《快雪堂日记》里，也能寻出冯梦祯几段颇为奇特的因缘。

冯梦祯极其倾慕紫柏大师，为紫柏座下俗家弟子，世所共知。但他的朋友之中，却

有几位对紫柏大师不甚礼敬的人物。比如同为居士大夫的虞淳熙，就在学术上不甚赞同紫柏，并对紫柏所尊敬的宋高僧慧洪觉范，也不甚赞同：“(虞)长孺论议，颇不服达观师，且不服觉范《法华》论。”(《日记万历十七年十一月初十》)另一位冯氏的同乡兼同年陈泰来，似乎对紫柏更不客气。陈后来英年早逝，冯太史感叹那一定是谤僧所致：“闻陈伯符讧始的。始，伯符谤达观师，吾疑当受报，果有此，可叹。”(《日记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好友私下与自己崇拜的高僧不合，已让冯氏有点无可奈何，何况后来掀起攻禅之风、导致老师下狱的人，也与自己有交。

时间到了十年后的春天，冯梦祯收到紫柏大师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自己的另一位居士好友沈令誉、同时也是位名医，为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看病，断言这位冯公若不就此归隐，命将不保。果然，刚过四十的冯琦就死在任上。冯琦惹恼紫柏的地方，就是他在几个月前上疏神宗：鉴于科场士子答题屡用佛语，取代圣贤之言，希望皇帝能对泛滥的习禅之风有所禁止，此疏深得皇帝赞许，京师遂掀起攻禅之风。尽管冯琦阳寿不永，但政府对佛教的打击依然不期而至，最终波及紫柏本人，于同

年坐化诏狱。

这位让紫柏和尚不快的临朐冯尚书，就是冯梦祯的科场同年，尽管二人未必有多亲密，但是《快雪堂日记》中还是有过多封信往来的记录，时间都早在万历十七十八年间。日记中竟有不少人质疑皈依老师紫柏，似乎也是冯梦祯自己没料到的。

紫柏大师坐化锦衣卫引起的法难，使得晚明京师佛教势力暂时失去了领袖。这一短暂的信仰真空，却让初来的天主教团找到了机会。就在李贽、紫柏二大教主相继殒命的时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频繁接触京中朝野士大夫，甚至是禁宫之内的皇帝本人，且给对方留下非常不错的印象。这以后的数十年间，天主教势力携其带来的科学、技术、思想、信仰，逐渐成为大明朝野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不过那是快雪堂主人冯梦祯所没有机会看到的。逝世于17世纪初叶的冯祭酒，只是望到了这一幕文化交流大变革来临的最前夜，并在那时遇到了一群尚嫌懵懂的时代人物。

话说回来，在《快雪堂日记》里出现的利玛窦，已经是游走京师权贵圈的红人了。冯氏在听京师南来的掌故时，得知有“厉马豆”传教士在传播福

音，表示那不过是“小乘外道”，可惜士大夫中都有上当的人(《日记万历三十年五月初四》)。次年，冯梦祯遇到了老友瞿汝稷的弟弟瞿汝夔；尽管据说这兄弟俩关系势同水火，不过冯梦祯似乎挺愿意敷衍一下这位与自己一样爱好风水学的人物：“款瞿太素、高静斋，同看阳宅，玄空装卦诀，略露端倪，余尽洞然。”(《日记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初十》)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冯梦祯是不是清楚，这位瞿太素早在多年前就与利玛窦有过接触，那时传教士们还在边远的肇庆城奋斗。日记中对利、瞿的描写与评价，依然可以看作冯梦祯对初来天主教团体的反馈。

不过，有时候不反馈不代表不曾出现过。日记万历十八年三月三十记有：

杨仲坚来，诵父诗集，求序。这位当时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杨仲坚”，还是杭州文化圈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后辈，日记里的“仲坚”，仅有几次陪着冯老游湖赏花的记录；甚至，他父亲杨兆坊的诗集，似乎也没得到冯祭酒的赐序。但这位年轻人在年过半百后，领洗名弥格尔(Michael)，使得整个文化史都记住了这位天主教教柱石的名字，他就是杨廷筠。

数年后的万历二十三年三月三十五那天，冯梦祯去乌

程马要这个地方吊丧，丧主是前辈沈节甫的父亲与夫人。在见到了沈家诸子后，冯氏还去附近的慈恩教寺转了一圈。这天日记里出现的邻家小孩，日后却有着非凡的仕途——这两位丧母的小孩，兄弟二人同一年中的举，弟弟还中了解元。中式后二人相继都做了部院尚书，哥哥还入了内阁。哥哥的名字叫沈淮，弟弟叫沈演。时年五十不到的冯梦祯，当然不会预见，其中一位乌程沈氏后生沈淮，在二十多年后，为入华的天主教团带去了第一次大教案，在华天主教士被遣散，教堂被拆毁，教会活动一度陷入低潮，杨廷筠等奉教士大夫的不少努力，就此付诸东流。因缘若此，莫能名其妙。

晚明天主教入华的历史进程，使古老的大明帝国顺利跟上了世界历史近代化的步伐。亲眼见证世界化大幕拉开的冯梦祯，在他的频繁的游宴诗酒、婚丧嫁娶的日日所录之中，竟也留下些许未来中西交流的蛛丝马迹，证明新旧、中西之间，冥冥之中确拥有普遍联系的可能与方式，这或许是这本近世文人日记，留给今天读者最奇妙之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